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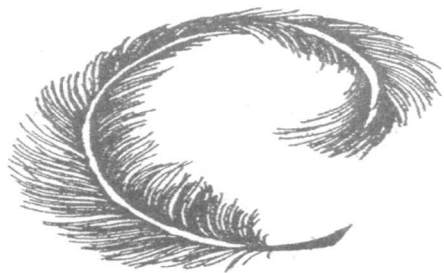
张鹏翔
著

历史思维

对

科学思维的
解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鹏翔 著

历史思维

对科学思维的解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解蔽 / 张鹏翔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004-6211-8

I. 历… II. 张… III. 生存-哲学-研究 IV. 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724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关 智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向及历史学转向	(1)
一 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历史转向	(5)
二 马克思哲学内部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14)
三 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转向	(24)
四 现代哲学的历史学转向	(27)
五 历史思维的初步提出和规定	(32)
第一章 在思维立足点上的解蔽	(46)
第一节 人的生存与物的存在	(47)
一 科学思维是立足于物的,历史思维则是 立足于人的	(47)
二 物的本质是存在,人的本质则是生存	(53)
第二节 可能性存在与现成性存在	(57)
一 历史是可能性存在	(57)
二 历史的自由与必然是在可能性的存在 境域里获得和解的	(66)
三 可能性存在对现成性存在的组建	(70)
第三节 活动性存在与静态性存在	(74)
一 历史是活动性存在	(75)
二 历史思维是以活生生的思维活动作为自己 现实的本体论基础的	(80)
三 历史是关系性存在、“无性”存在	(83)

第四节 历史的客观性	(88)
一 历史的客观性是由可能性和偶然性来解释的	(89)
二 可能性、偶然性的客观性来源于人的生存机制	(92)
三 生存需要的本体论意义	(94)
第二章 在思维样式上的解蔽	(102)
第一节 逻辑与历史	(102)
一 逻辑对历史的强加	(103)
二 历史是逻辑的源泉	(104)
三 历史以体验、情绪等非理性的因素构成了理性认识逻辑的开端,逻辑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其开端处	(108)
四 认识的主观前提是历史的产物	(114)
第二节 领会、理解、解释	(116)
一 领会是逻辑的前提	(117)
二 理解是认识的前提	(123)
三 历史思维的建构性	(132)
第三节 历史思维澄明出了思维的本真状态	(141)
一 历史思维就是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思维活动本身,科学思维却是这种活生生的思维活动本身异化、外化或对象化了的产物	(141)
二 问题逻辑	(147)
第三章 在思维规律上的解蔽	(153)
第一节 矛盾是一种境界	(153)
一 科学思维把矛盾设定为外在的物性(存在与无),只是在现成性的层次里操作矛盾	(153)
二 历史思维从人的生存机制去理解矛盾	(155)

三 作为境界的矛盾	(158)
第二节 境域是更加本真的存在	(161)
一 两种存在并行不悖(可能性存在、现成性存在)	(162)
二 两种境域的存在	(166)
三 存在自身的矛盾是在历史的境域里获得解决的	(170)
第三节 历史境域的重演	(172)
一 历史是重演的	(172)
二 历史思维遵循重演律	(177)
三 重演律对矛盾律的颠倒	(183)
第四章 在思维境域上的解蔽	(188)
第一节 从人的时间性、空间性看时间、空间	(188)
一 本真的时间、空间都是从人的生存来领会的	(188)
二 人的时间性是统一过去、现在、未来的真正整体性	(196)
三 时间性境域是更加本真的存在	(200)
第二节 从过去到未来	(202)
一 未来决定性与过去决定性	(202)
二 由未来决定性而产生的向后的解释顺序	(208)
第三节 从时间解释空间	(211)
一 科学思维是空间性思维	(211)
二 历史思维是时间性思维	(215)
第五章 在思维学科基础上的解蔽	(228)
第一节 科学对史学的僭越	(228)
一 科学思维向历史学的盲目移植	(229)
二 传统存在论哲学对史学的僭越	(240)
第二节 史学不同于科学	(242)

一 自然与历史的分野	(242)
二 史学家与科学家面对各自对象的态度是 不同的	(245)
三 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是 不同的	(247)
第三节 史学对科学前提的解说	(248)
一 史学是关于人和人性的学问	(249)
二 史学是关于思维本身的学问	(256)
参考文献	(270)

绪论

现代哲学的历史转向及 历史学转向

现代哲学之所以要转向历史，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自身的以及由它们造成的现实生活的异化。那就是，科技的发展不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它也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科学没有来自人类生存的自觉关照和反思，在今天，它发生异化已是必然的了。因为科学能够做的事如此之多，它的能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解决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生存问题的手段的范围，反而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第一杀手。于是，人类的生存再次上升为第一解释原则。而当我们打造这一解释原则的时候，这一打造又必然转化为一种真实的历史境域的澄明和历史学的诠释。历史和历史思维也就实现了现代哲学的方向。

现代哲学转向历史主要是出于对科学和技术自身异化的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需要重新理解科学自身合理性的前提条件，从而给科学立下健康的历史的生活基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序言中写道：“本书提出的问题将使人发现和认识到某种被那场方法论争论所掩盖和忽略的东西，某种与其说限制或限定现代科学，不如说先于现代科学并使之得以可能的

东西。”^①从理论上讲，科学是不能自己说明自己的合理性，从而自圆其说的。在实践上，科学对自身的应用也没有一个自我的约束机制。科学思维只是直接地对物和物的属性进行说明和描述，它并不去思考物旁边的人是如何关照这物的。然而，不论是科学还是科学思维却都是以时刻都在关照这物的人类的生存为前提的。只有从人类的生存前提去重新自觉地关照和理解科学和科学思维，我们才能给出科学的最终合理性说明，才能使科学对人类事业的帮助不仅是“能够的”，同时也是“应当的”。相反，如果没有对科学的人类生存前提的追问，科学自身就会发生异化。科学就会偏离自己的生存前提而被乱用。因为“如果科学的应用不过是我们如何借用科学的帮助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它肯定不是要对未来负责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应用。因为科学本身决不会阻止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但人类的未来不仅要求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而且要求我们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作出理性的解释。”^②

人类的生存把未来作为目的而对科学的关照，才使得科学不只是具有能够的属性，而且还获得了应当的属性。科学能够做的，不一定是应当做的。因为它毕竟是人类生存的手段，理应受到来自人类生存的规范和约束。如果科学丧失了这一约束，科学自身上升为目的，原来的生存目的反而下降为科学的手段；那么科学自身也就在发生异化。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异化首先就是由于这种科技的异化。商品的异化与科学的异化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致的。当科学自身成为绝对目的、“绝对理念”的时候，人的生命本身便直接成为科学试验的样本和证明科学力量的最后证据。这种科学的极端异化状态就表现在血肉横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飞和人口锐减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才开始了对科学的生存前提的艰难探索，生命和生存的问题才显得格外扎眼。这也是符合历史的辩证法的：当现实的生命一钱不值、如草芥一样被成批泯灭的时候，生命和生存在具有理论思维的人们的头脑里才急剧地上升为第一主题。海德格尔正是冒着二战的硝烟和战火去塑造“生存”概念，去揭开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历史转向的序幕的。这一点恰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题和主流。与之相应，“对传统存在论哲学进行源头反思”、全面“拒斥形而上学”不过是对科学和科学思维的指桑骂槐式的反诘。同时，哲学为了证明出生存的本体论地位，展现生活的意义，开创新的生活世界图景，又不得不主动放弃它向已依赖的科学的阵地，转而去寻求历史学的支持。历史学也历史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并就此繁荣起来。历史哲学、历史思维便成为现代哲学的新方向。

现代哲学转向历史，提出历史思维，既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照，又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人类的生存问题是随着科技负效应、环境问题的出现而逐渐突出出来的，人类的生存也就成为最终的解释原则。因为“人类控制物质力量的能力的增长与控制人类本身的局势的无能形成了日益扩大的差距，从而使得文明世界中的一切的美好与价值有面临毁灭的危险”^①。科学思维只是告诉我们人应该在世界中不断地去获得，而历史思维则告诉我们人还应该在自身内部进行把握。人不断地总结历史就是为了把握自己。“人生意义”、“人生真谛”是只有历史思维才能回答的问题。而那意义的调整则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外物的贪婪攫取，关系到“还是那样一个的”世界的颜色。意义的寻求是更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更为尖锐地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

①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① 人理解自己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类生存的领会和理解，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一解释原则的东西。尤其是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人类生存问题尤其突出。在环境问题日益紧迫的情况下，我们自身就陷入了生存的悖论，集中表现在生存与发展的极度不和谐上。在科学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大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存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我们只有对我们的生存问题进行重新领会和理解，才能给予科学的发展更加合理的定位，使其真正符合人类生存的最终目标。而人类的生存问题、生活意义的寻求，没有历史的回顾与历史学的清理，是无法得到圆满解答的。生存作为“存在”或“真理”也只有历史的境域里才能彰显出来。所以现代哲学转向历史、历史思维，既是由现实生活的矛盾决定的，也是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的。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科学对人的统治已经如此深刻地达到了人的思维领域，科学也就作为异化或异端而正在结束它对人们的统治。因为思维向来就在养育着抵制科学思维的样式，即历史思维。这正如思维也向来孕育了科学思维，并使之展现为辉煌的科学世界一样。只是当科学思维满载而归，可谓衣锦还乡，构造了完美的科学大厦，准备庆贺的时候，却发现作为自己“兄弟”的历史思维已经掘好了埋藏它的坟墓。它将把科学思维作为物性思维逐出本真的思维之门，思维的本真或本真的思维不是科学思维，而是以对人类生存的领会为基础的历史思维。科学思维则永远地异化在物里了。

总之，提出历史思维的现实根据是对当前科学自身出现的某种异化状态的反思，继而对作为科学前提的人性和人类生存问题进行探讨。这也是出于对当前现实的环境问题进行深层的理论关

^①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照。提出历史思维的学术背景和学理根据则是现代哲学正在进行的历史转向及历史学转向。这些转向包括：马克思哲学以欧洲近代哲学为背景、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线索所实现的历史转向；近年来，在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争论中，马克思哲学内部所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历史转向；现代哲学所实现的历史学转向，即现代哲学的发展逐渐离开了科学的阵地转而依赖于历史学的倾向。

一 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哲学实现历史转向是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每一次新解决都代表了哲学的下一阶段和方向，我们只有循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线索，才能清理出马克思哲学实现历史转向的根据、意义及其实质。

哲学基本问题是在一种先行的境域里才被展开的，传统形而上学并没有注意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先行境域，它只是用一种由矛盾机制引起的逻辑编织的方式去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马克思哲学却不是这种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单纯的演绎和分析，它是为哲学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为哲学提供一种关照的境域，具体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境域，从而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获得更加具体的、现实的解决。其实，这种境域不过是为哲学基本问题所固有，马克思哲学把它澄明出来而已。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本来就是在一种历史的境域里才成立的。显然，没有哲学史的支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便不能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自身就是在哲学史的考察中才被凸显和澄明出来的。恩格斯当初论证和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时，就是以哲学史为背

景的。我们也应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一种境域联系起来考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使哲学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使哲学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哲学史也不在是连续的线性编织的叙事逻辑，而敞明自身为从一种境域到另一种境域的、跳跃式的历史重演。于是，我们才能真正获得马克思哲学转向历史的哲学史根据。这种根据并不是思维与存在在时间和历史上的相互推演的逻辑根据，而是先行涵盖了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境域不断转换的历史领会上的根据。

古典唯物主义是在物性的境域里来关照思存关系问题的。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只有一个物的世界，古典唯物主义者生活在一个经典物理学大发展的力学时代，他们只能从物理学，尤其是牛顿的机械力学里获取自己的思维养料，并以之为全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① 在力学思维的关照下，法国古典唯物主义者便只有一个物性的境域。在这种物性的境域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精神具有与物质同样的物性，庸俗唯物主义者就曾把精神描述成像胆汁、胰液那样的东西。由于精神与物质都具有共同的现成设定的物性，所以两者便处于僵硬的、外在的、本体论式的对立之中，很难达到相互过渡和统一。精神的物性境域也直接使人物化了，“人是机器”就是古典唯物主义最后的结论。法国古典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对精神的物质性起源的过分强调，也不是因为它在这种强调中对精神的泯灭，而是因为它在考虑所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在这些问题之前就已经先行设定的“物的世界”或思维的物性境域。这一潜在的前提既给出了古典唯物主义哲学思考的根基，也限制了它的思维，并先行决定了它对精神的物性理解。而超出这一思维的物性境域的工作则是由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完成的。

黑格尔哲学是在神性的境域里来关照思存关系问题的。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境域并不是基督教的天国，而是一种神奇的纯思维境域。但这里所说的思维并不是奠基于生存论领会的历史思维，而是指以存在逻辑为“本体”的科学思维。因为这种神奇的思维境域实际上就是逻辑的境域，逻辑在黑格尔哲学那里是具有神性的。

黑格尔哲学纯思维境域的获得是自康德哲学以来的全部认识论转向的结果。精神与物质属本体论范畴，主观与客观则是认识论范畴。主观与客观绝不是对精神与物质的简单替换，主观并不就是指精神，精神可以是客观的。客观性也并不就是指自然物质，它还可以是精神。这里明显地提出了精神客观性的问题，这—问题是近代哲学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启示出了“意识界”，导致了著名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实现了由物质和精神的矛盾运动展开的物性境域，向由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展开的科学思维境域或认识论境域的飞跃。这种飞跃绝不是只靠作为逻辑的科学思维就能解释的，它自身就是历史思维领悟的结果。所以，逻辑本来就是以领悟为前提的。主观与客观的分裂早已蕴含了把精神与物质融入统一境域的前提，这一统一境域指的就是“意识界”。纯粹的物质和精神的矛盾问题已经被消解，它只有在“意识界”里，通过精神客观性问题的解决才能获得自身的解决。这就是“没有认识论解说的本体论为无效”^①的本义。康

^①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4页。

德哲学所实现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只有从一种新的思维境域被获得的角度才是可以理解的。

黑格尔是在逻辑的境域里来解决思存关系问题的。在科学思维的境域里，思维与存在都转化成了纯逻辑的概念。存在已经脱去了物质的粗糙形式，被打磨成了作为《逻辑学》开端的基本范畴。思存矛盾也是在纯逻辑范畴的“活动、关系、过程”里获得自身的解决的。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就是通过抽象的“意识史”来解决“实体”与“主体”之间的矛盾。这种解决方式虽然使思存矛盾获得了流动性，思维与存在可以相互过渡，超出了古典唯物主义，因为古典唯物主义还“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①。但对思存矛盾的逻辑的解决方式与人的实践生活是相分离的。思维与存在在其中获得和解的“活动、关系、过程”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属物的，而是属神的，是抽象的神的轨迹。人也被抽象成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幽灵”。正是针对于此，费尔巴哈才说，黑格尔哲学并没有离开基督教神学多远。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境域里，思存矛盾的解决虽然具有了逻辑的合理性，但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黑格尔作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不敢涉足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他仍然保守在当时的封建生活所设定的神性境域里。正是由于黑格尔首先是在神性的境域里而对他梦想的资本主义生活的勾画，所以他的勾画，相对于即将到来的，而在马克思面前则是现实展开的资本主义生活来说，才显出抽象性、逻辑性和思辨性。事实上，黑格尔也只能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超出他的时代和境遇，历史的局限性也就是境域的局限性。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费尔巴哈是在人性的境域里来关照思存关系问题的。费尔巴哈不仅把思存关系，而且把以往哲学的全部视野都纳入了人性的境域，使哲学真正获得了自己的园地。费尔巴哈以前的哲学有物，有神，就是没有人。而物、神又恰恰只是表征着人的某一方面的抽象本质。它们单独的都不能获得各自的合理解释，也不能有相互之间的合理解释，它们只有从人性这里才能获得自身的理解。因为它们都是从人这里开展出来的。费尔巴哈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以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开辟了哲学的人性境域。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费尔巴哈所开拓的人性境域也直接为马克思把哲学拉入历史的境域掀开了序幕。这些都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过低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只是把它看成是对具有神性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恼羞成怒的余影，是不符合宏观的哲学史的考察的。在人性的境域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表现为人的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人与自然、“抽象人”与“具体人”之间的矛盾，哲学追问的是人的本质和意义。但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他也就不能“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①。也就是说，费尔巴哈还不能把人描述为人、社会的历史的人，解决人自身的矛盾。“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② 费尔巴哈是用一种直观的方式，直接地单纯地就人来理解人，结果，他看到的是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人的个体的“生物人”，并没有达到对人的真正的“类”的理解。对人的真正的“类”的理解只能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历史的理解。社会历史也就是人和人自身的活动。总之，费尔巴哈虽然为哲学、为思存关系赢获了人性的境域，但他对人抽象的动物式的理解则使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再次割裂开来，自然界也不能成为社会的或人的类的活动的一种存在形式。思存关系问题始终停留在思辨哲学范围内。费尔巴哈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并不是因为他对人的研究不够深入，而是因为他缺少一个观察人的真实境域，即社会历史。

马克思哲学是在社会历史的境域里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境域的获得既是“抽象人”与“具体人”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这一矛盾问题的解决。人是在与动物相区别的过程中才成为人的，而人与动物相区别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直接的现成的肉体组织，而在于他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的运动形式。社会历史性是人作为“类”的本质属性，作为动物的抽象的人是在社会历史里才成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恩格斯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另外，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过渡，并不完全是靠抽象人与具体人相互矛盾从而引入作为中介因素的社会历史性就能完成的。实现这种过渡还需要一个研究的思维境域的转换，这就是从费尔巴哈哲学的抽象的人性境域向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境域的转换。所以恩格斯又说：“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